

雨天巧遇

■乔秀清



刘延源绘

母亲忙活了一阵子，饭菜做好了，有小米粥、烙饼和炒鸡蛋。父亲抱着喂牲口的草回到家，放在梢门筒子里，让老牛慢慢吃，然后进屋陪赶车人吃晚饭。

赶车人走了一路，肚子确实饿了。他见母亲和父亲是实在人，便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。吃饭时，他告诉母亲，他是离我们村不远的义门村人，叫门志辉，是给生产队运送秧苗的。

饭后，母亲将碗筷和饭桌拾掇好，在炕上铺好干净的被褥，对门志辉说：“今儿你就在这屋里住一宿，明儿再赶路吧。”

“大娘大伯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们。”门志辉说。

“不用谢，今晚你就睡在这土炕上。告诉你吧，当年这土炕睡过不少八路军哩。”父亲自豪地说。

“哦，俺真幸运，今儿能睡在八路军睡过的土炕上。”门志辉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。

父亲曾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，八路军和县游击大队的人来我们村都会找他。八路军官兵还送给他两件防身武器：一把匕首，一颗手榴弹。

“你不知道，俺家还出了3个军人，

都是在这土炕上长大的。”母亲兴奋地说。

“我知道啦，你们是军属。”门志辉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“说对了，孩子他叔1940年参加八路军；俺大儿子参军到太行山了；三儿子在唐山当兵，前段时间写信回来说了宣传干事……”父亲谈起家里3个军人，语气非常自豪。

母亲和父亲又带着门志辉去另一个屋子看墙上挂的照片，高兴地说：“瞧，他们穿着军装，一个个挺神气！在我们张舍村，一户有3人当兵，是独此一家。”

门志辉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墙上的照片，突然问我母亲：“这是乔秀清吧？”

“没错，这是俺大儿子。”父亲欣喜地问，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门志辉说，他在后张庄中学读书时，和我同在一个班。

母亲说：“真是太巧啦。俺听儿子说过，他在后张庄中学读书时，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，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。有个义门村的同学，好几次熄灯后，悄悄将玉米饼子塞进他的被窝里，这个同学就是你吧？”

门志辉点了点头。他没想到，多年

那年那时

多年前，我回家探亲，母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——

盛夏的一天，冀中平原滹沱河畔，天空像裂开了口子，大雨哗哗地往下落。母亲站在梢门（意为“临街的门”）口，透过迷蒙的雨幕，望见一辆老牛车拉着红薯秧艰难走来。赶车人是个30来岁的庄稼汉，脸上的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淌，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

“年轻人，到俺家梢门里避避雨吧。”母亲朝赶车人大声喊道。

“好哇，谢谢大娘啦。”赶车人欣喜地说。

母亲推开两扇梢门，招呼赶车人将牛车牵进梢门筒子里。我家梢门筒子很宽敞，这里原本就是停牛车的地方。

“吁，吁！”赶车人吆喝着，牵着拴老牛的缰绳，拉着牛车一起进入梢门筒子。天色暗下来，雨势减弱，但还是没有停。院里地上有积水，雨滴噼里啪啦落下来，溅起一个个水泡。

“走，到俺家歇会儿去。”母亲真诚地邀请赶车人。这位抗战初期的村妇救会主任、多年的老党员，心地善良是出了名的。

“大娘，给您添麻烦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赶车人感激地说。

“唉，别不好意思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能说不遇上点难事儿呢。”母亲边说边领着赶车人走进后院，冲着屋里喊道，“孩子他爹，来客人了。”

父亲拉开门，见母亲领着一个被雨水浇得湿漉漉的庄稼汉，立刻说：“快进屋吧。”

母亲领赶车人进了屋。稍后，她对父亲说：“孩子他爹，你去弄一点草料，梢门筒子里还有一头老牛哩，别让老牛饿肚子。我烧火做饭，给客人弄点吃的。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父亲爽快答应。

“给你，披上雨衣。晚上黑灯瞎火的，小心点。”母亲说。

“放心吧。”父亲说完，披上雨衣出了门，消失在蒙蒙雨幕中。



情到深处

长白山下雪了。站在雪域边关，我呼出的水汽在防寒面罩上很快凝成了白霜，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——放学回家推开门，娘便拿着火钳在灶膛里扒拉，夹出一个沾满灰、冒着香气的烤红薯。她顾不得烫手，拿起来吹了吹，剥开递给我。

我家住在半山腰，屋前坡陡土薄，种出来的稻子产量很低，远不够一家四口糊口。爹娘便在石头缝里种玉米，坡地上种红薯，连屋角的空地都种满了南瓜。“这些东西给点土就能活，到了冬天咱们饿不着。”娘额角的头发粘在汗津津的皮肤上，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。

还真让娘说中了，苞谷、红薯成了家里的“必备粮”，也成了我童年鲜活的味觉记忆。娘那手蒸红薯的绝活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她把红薯贴着铁锅壁放，水加得不多不少。等锅里水烧干了，红薯皮也变得焦软。咬一口，金黄的瓤里藏着淡淡的甜。最妙的是锅底，会结出一层薄薄的糖霜，那是红薯熬出的精华。在那个年代，糖是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。我和姐姐馋得围着灶台转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锅底，口水直

红薯暖心窝

■蒋德红

流。娘就用锅铲轻轻刮着糖霜，一边笑骂我们“小馋猫”，一边把刮下来的糖霜分给我们。

日子好起来后，红薯不再是餐桌上的必需品。18岁那年，我穿上军装，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北方。新兵连的冬天比老家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周末战友们外出，总有人买烤红薯回来——那是用油桶改制的烤箱，烤出来的红薯外皮焦黑，掰开后热气裹着焦香，和记忆里娘从灶膛里拿出的烤红薯一模一样。有一次，我捧着烤红薯，忽然就红了眼眶：原来，我忘不掉的不是红薯，是娘当年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的爱。

时隔多年，我终于又吃到了娘种的红薯。那年，我把从未出过远门的爹娘接到部队家属院。娘刚住下没几天，就盯上了楼后那块闲置的空地，拿着小铲子翻土，说“种点红薯，混在饭里好吃”。我劝娘歇着，她不听，每天

天不亮就去浇水、除草，蹲在地里给红薯藤掐尖，像照顾孩子似的。秋收时，娘从土里挖出一串串红薯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。后来的几天，红薯米饭、蒸红薯就上了餐桌，甚至娘还做了我爱吃的红薯干炒肉，热气腾腾的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第二年春，爹娘提出要回故乡。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放心，我们回家啥也不干，会照顾好自己。”我信以为真。没想到到回去后，爹娘扛着锄头，把家门口撂荒的土地全翻了一遍，种满了红薯。和娘通话时，娘总说：“红薯长得好，等秋收了晒成干，给你炒肉吃。”

天气转凉，储存红薯成了难题。爹在房后的坡根脚，选了一处泥土干燥、环境通风、壁垒结实的地方，挖出一个洞，用来储存红薯。去年休假回家，娘特意带我去看她藏红薯的地方。50公分宽的洞口盖着稻草帘子，掀开后，一股泥土混着红薯的清香扑面而来——洞里整整

说句心里话

1989年9月3日，我白天还陪临时来部队准备伺候我“月子”的妈妈外出，夜里，儿子大鹏便急匆匆来到人世。妈妈当时喜极而泣：“这孩子生得好，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，他将来必定是扛枪的人。”

妈妈文化程度不高，我很好奇她怎么记得这么清楚。

妈妈说：“俺是庄户人，平时都是按照农历度时日。除了元旦与国庆节，俺也不怎么关注其他阳历日子，但9月3日这个日子，是你大舅写信叮嘱家人要牢记的，俺就刻在心里了。”说着说着，她哽咽了：“若是你大舅还活着就好了……”见妈妈落泪，我赶紧安慰她。

大舅黄允先参加过抗日战争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公牺牲。只要提及大舅，家人都充满了感伤。因为娘家有烈士，妈妈对军队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妈妈目睹过日本侵略者在辽东半岛烧杀掠抢。14岁时，她就偷偷跑到村临时驻军办公室报名参军，被姥爷发现后，反锁在房间里。她未实现的从军梦，便寄托在后代身上。

也正因为妈妈的拥军情结，我和妹妹及表妹陆续成了军嫂。我的弟弟与侄儿，也都在应征年龄参军入伍。

妈妈当年预言的那个“必定是扛枪的人”——我的儿子大鹏，大学毕业报名参军。当时，爱人罹患重病，刚做完手术。我希望身边有人帮助，因此反对儿子入伍。爱人却全力支持他：“是党和部队培养了我，我儿子不当兵谁当兵。”

大鹏见我阻止，一脸诚恳地问我，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，是不是孩子要听父母的？我以为他要妥协让步，便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大鹏见我爽快回应，立马拨通他姥姥的电话：“姥姥，您是否支持我报名参军？”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串笑声：“哈哈，支持，支持，姥姥举双手支持。终于等到这一天啦。我就说嘛，你就是当兵而生的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”有了“尚方宝剑”在手，大鹏笑着对姥姥说：“姥姥，要是您女儿反对咋办？”

妈妈在电话里向我展开“教育”：

「自带使命」的生日

■孔昭凤

“你当年给他取名为大鹏，不就是指望他飞得高吗？不能让他总守在你身边。如果我当年也像你这样拖后腿，你怎么可能远嫁到南方的军营？”

就这样，大鹏巧施妙计，搬出姥姥让我这个亲妈不得不支持他，如愿到部队服役。至此，我变成了“兵妈妈”，曾经的阻止也日渐化为全力支持。

今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仪式结束后，大鹏的表姐给刚上一年级的儿子普及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知识。谁知，小娃娃边领会边说：“这个题我一下子就能记住，因为9月3日是大大舅舅的生日。我长大了也要像大大舅舅一样去当兵。”

听了这孩子的话，我感到很欣慰。这真是“自带使命”的生日，光荣而有意义！



茅文宽绘

抽屉里的星光

■刘葆旭 肖丹丹

村里年轻人去当兵。

高考前，姜马卓回到家，见爷爷佝偻着腰编柳条筐，汗珠不时滚落。她劝爷爷歇会儿，老人却摇头：“只要能动就要接着干。你看地里的麦子，只要还立着，就会继续生长。”

不久，爷爷住院了。为了不让姜马卓分心，老人坚持不让家人将病情告诉她。直到高考结束，父亲才红着眼眶说出真相：“你爷爷确诊胆管癌晚期……”

姜马卓要去军校报到前，爷爷精神好了许多，坚持要包饺子为她送行。“这是我在部队学的。”爷爷脸上泛着久违的红润，“当年班里就数我包得最好。”这位退伍几十年的老兵，将对孙女、对军营的情感，都包进了饺子里。姜马卓起行囊要离开了，爷爷挺直腰背，扶着门框目送她。“好好学习。”爷爷的叮嘱刻入姜马卓的心中，让她感到一股力量在推着自己往前走。

军校新训时，姜马卓总会想起爷爷。上传统教育课时，姜马卓突然理解了“红色基因”。它不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是刻印在日常的坚守。在爷爷身上，这基因蕴含在当兵时的忠诚奉献，蕴含在退伍回到家乡近50年的默默付出，也蕴含在抽屉中那些证章里。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、那些珍藏多年的荣誉，成为照亮姜马卓前行路上的星光。

家庭秀

你用灼灼的目光
说出了你的选择
你的根道劲有力
深扎进脚下的土地
你的枝叶
如无边的波浪
和蓝天拥抱在一起
这里 有你的心
我的小白杨
我也用目光告诉你
我愿是你枝头的小鸟
你长在哪里
我就将心儿依偎在哪里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近日，小白杨哨所二级上士明明的妻子来队探亲。图为明明和妻子参观驻地国防教育示范基地。

李峰摄

齐齐摆满了红薯，像小山似的。

“这洞是我和你爹一点点挖出来的，干燥通风，里面的红薯能存放到明年春天。”娘说这话时，我看着她的手——指关节肿得发亮，虎口处还有茧子。再看洞壁上挖过的泥土痕迹，我就能想象爹娘拿着小铲子一点一点挖土的样子：爹的腰不好，弯一会儿就得直起来揉揉；娘的手有风湿，一沾凉水就疼。挖这个洞，他们一定花了不少心血。

今年秋天，娘挖红薯时摔了一跤。那天，我执拗回来，和爹通话。他说：“你娘摔了一下，动弹不得……地里的红薯还没挖完，天要凉了，再不挖就坏了。”

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：“红薯也值不了几个钱，实在不行就不挖了，你们身体要紧！”

爹半晌没说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爹打来电话说，红薯全挖完了，都放进洞里了。爹话还没说完，娘就抢过电话说：“今年种了新品种，很甜，你啥时候回来，娘给你蒸红薯吃，再刮点糖霜。”

此刻，我望着远处的雪山，风还在刮，雪还在下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冷——仿佛看见娘从锅里拿出红薯，烫得双手来回倒腾，却还是先递给我。红薯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，却暖了千里之外我的心。